

马铃薯背后的爱尔兰记忆

◆ 吴策力

美剧《老友记》某集,钱德勒和罗斯互相揭短。前者控诉罗斯在大学里和人约会时,仍然不停地谈“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剧里发出了背景笑声,表示罗斯的话题之于约会有多么不合时宜。对于爱尔兰人而言,这显然并不可笑。相反,这是爱尔兰历史中最为黑暗的部分。19世纪中叶马铃薯饥荒,导致大批爱尔兰人被迫迁徙,其中很多人移民到了美国。对这些人来说,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逃难,其经历苦不堪言。



■ 纪念“爱尔兰马铃薯饥荒”的雕塑

汤普森冲锋枪时不无敬意地问,“汤普森先生,这是您发明的吗?”后者不敢贪天之功,啾啾而言他。

对于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来说,只能从身边的一些细节来模拟饥饿的痛楚。

印度国宝级演员阿米尔汗为新片《摔跤吧爸爸》增肥又瘦身的事迹被认为是传奇,他先为剧中55岁的爸爸兼教练的辛格这个角色增重28公斤。然后他又为年轻版的他再减重25公斤。请相信我,这绝对不是电影历史上最残酷的节食。迈克尔·法斯宾德经历过两次:第一部是《300勇士》,为了扮演斯巴达勇士,他每天花4小时,一周5天,在健身房里花了10个星期打造腹肌和胸肌;第二部则是史蒂夫·麦奎因执导的剧情片《饥饿》——事涉爱尔兰。该片讲述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被关押在梅兹监狱的共和军囚犯发起绝食抗议的过程。为了演好绝食66天而死的“皮包骨”桑兹,身高183厘米的法斯宾德在两个半月内瘦到了59公斤!那一段时间,他

把自己关在了洛杉矶公寓里,早餐仅仅吃些蓝莓、坚果,白天跑步,晚上则只吃少量沙丁鱼,把每天的热量摄入控制在900卡路里。极端节食,日夜颠倒。最终,他的体重降到了59公斤,那是营养师划定的警戒线。在减重计划最关键的时期,他甚至切断了包括父母和女友在内的一切亲友的联系。

在影片拍摄期间,迈克尔·法斯宾德精神状况一度让人担忧。每次走进超市,他都会阅读食品包装上的热量表,计算是否超出了剧组的规定。

法斯宾德不需要担忧自己的性命,但马铃薯饥荒中,无数人却命丧黄泉。当年,造成饥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称为致病疫霉的病菌,造成马铃薯减产乃至绝收。在植物学之外,英国经济学家吉芬(Giffen)观察到了背离需求定理的现象。一般而言,一种商品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但是,1845年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马铃薯价格在上升,需求量也在持续增加。因

为,相比起马铃薯这种低档商品来说,已经没有比这更便宜的替代品了——具备这种特点的商品,后来被称为“吉芬商品”。

如果不了解这些,2017年的我们也是读不懂爱尔兰籍的曼联球星罗伊·基恩自传:

1971年8月10日,我出生在科克城北郊梅费尔德的巴林德里88号,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

科克有悠久的体育传统,体育项目也很丰富多彩。我们家喜欢英式足球,其他人则喜欢盖尔人的传统项目,比如爱尔兰曲棍球、橄榄球等。体育有时会成为冲突的原因。盖尔式的运动项目被认为是纯粹的爱尔兰运动,和英式足球、橄榄球完全不同。外国运动项目,尤其是与英国有关的项目,常常引起那些本土观念很强的盖尔人的不满。当然,杰克·查尔顿以后将改变这种情况。然而令人悲伤的是,就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任何盖尔曲棍球或橄榄球运动员被抓到参加英式足球或英式橄榄球比赛,将被终生禁赛。

1921年,爱尔兰独立战争结束以后,根据英爱条约,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北部阿尔斯特省中的6郡成为北爱尔兰,并在条约签署后一个月内自主决定是否留在爱尔兰自由邦内,而北爱尔兰议会选择退出爱尔兰自由邦,留在联合王国之内。大多数北爱尔兰人(联合派)希望留在英国,但一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派希望加入爱尔兰共和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两派之间的斗争武装化。1972年,北爱尔兰的自治权为此曾被取消。

著名的摇滚乐队U2的《血腥星期天》讲述的就是在北爱尔兰的伤心往事。“我不能相信今天的新闻,我无法闭上眼睛让它消失。这首歌还得唱多久?破碎的瓶子在孩子们的脚下,死尸横布小巷。但我听不到激战的呼号,它逼得我无路可走。星期天,血腥的星期天。”

1972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德里发生流血事件。此举大大激怒了共和军,以德里事件为转折,他们的目标从“保护北爱的天主教派社区”逐渐转向了“把英国人赶出去”。

毫无疑问,如果这样的事件继续下去的话,足球世界里也将少了罗伊·基恩。

比《饥饿》还早两年的电影《风吹稻浪》,描述的是更早期时期的爱尔兰人(20世纪20年代),因此比《饥饿》所展现的年代更有古风。《滨海帝国》以一首民歌作为某集的片尾曲,记载了赴美爱尔兰人的乡愁。据说,曾有这样的表述:“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后来华工大规模来到北美参加越州铁路建设,在一些文献中,他们铺设铁轨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架设电线杆的爱尔兰工人——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

摘自《看历史》2017年第8期

回忆长乐邨

——在公公丰子恺身边的日子

丰南颖 丰意青

26.晴天霹雳

一九七五年暮夏的上海,天气异常闷热,灰色的阴云和火辣的骄阳轮流笼罩着天空,远处经常雷声滚滚预示着降雨的到来。长乐邨93号的空气沉重到令人窒息,公公发烧已几周不退,起先只是感冒的症状,渐渐地有一天我们发现公公吃饭夹菜、执笔写字有困难了,右手指麻木,不听使唤。公公每天清晨起床后都要写字作画,这对他的打击可是非同小可。后来公公的右腕渐渐无法灵活地活动,接下去他的右臂抬不起来了,而且右肩也不太能动了。虽然去看过多次的病,但医生只说是“感冒”而已。公公的病势日渐沉重,高烧不退,我们大家忧心忡忡。虽然公公有盛名,但当时他只能去劳保医院就诊,而无法去更好的医院看病。检查下来,医生除了诊断为“感冒”以外,一直没说出有什么大病。虽然胸透的X光发现肺部有阴影,但无法确诊,他们说可能是以前得肺病时留下的老疤吧。

此时国内流行金针疗法,我们看到金针对好些疾病有明显的疗效,所以也想试一试,看看是否能用针灸来帮助恢复公公的右手功能。南颖学会了打金针,每天上学前和放学回家后都给公公打金针。我们殷切地盼望公公右手、右臂的症状能够尽快的恢复如初,可是针灸了一段时间,公公的手疾仍无起色。公公依然无法执笔写字画画,他万分苦恼,一个执了一辈子笔的人,现在无从写字作画了,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悲伤啊!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一番周折之后,公公终于住进了华山医院治疗,条件比先前的医院好得多了。不幸的是,华山医院的医生检查下来发现公公得了晚期肺癌,肿瘤在右叶尖肺上,尺寸约拳头大小,而且已转移至左脑中,脑神经受到压迫,因此右手右腿都无法动弹。此时我们才明白过来,我们一直在治疗表面症状,不知病根,难怪不见效果。住院期间,公公的舌头渐渐地开始僵硬了,先是说话说不清,后来就无法说话



了,他和我们的交流只能通过做手势。回想起公公在华山医院住院的那段痛苦的日子,唯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公公虽得了癌症,但整个生病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疼痛的折磨,想来这是佛祖对公公这个大好人发的慈悲吧!

当时我们俩都在学校念书,秋季正好开学。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也太突然了,当时才十六岁和十四岁的我们俩,在震惊和悲哀的感情混合之中,一时不知所措。公公住院期间,我们每天放学后都去华山医院看望公公,带他去喜爱的家庭食品,轮流在值班室陪伴着他。爸爸妈妈更是辛苦了,他们从陕西南路去江湾上班,路很远,要挤三辆公交车,回家也晚,然而,他们回来后马不停蹄的跑去医院看望公公。

九月十四日我们照常去华山医院看望公公,那天是星期天,不用去学校上课,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陪公公的时间长一些。那天公公的病情似乎好转了,他说话清楚起来,精神也好多了,我们心里稍稍宽松了一些,离开医院时,我们抱着希望公公也许从此会好起来,万万没有想到那是回光返照,这就是我们和他的永诀!过去公公曾经屡次与我们说起回光返照这个现象,他说通常病人去世前一二天内,情况会突然改善,给人错觉,以为病情开始好转了,以至常有错过送终的时侯。我们当时盼望公公早日康复心切,忘记了回光返照的现象,结果没有能够陪伴公公走完他生命中最后的几个小时,造成了我们终生的遗憾。

九月十五日是星期一,我们一早起来高兴兴地去了学校,心想公公的病在慢慢地好起来,不久会出院回家了。不料那天我们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传来一个晴天霹雳:我们的公公已在中午十二点零八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我们泪下如雨,悲伤欲绝。公公走得也太早了,多年来他一直渴望着他的“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他可以无忧无虑地画画、写字、著书、译文、旅行,重温杭州西湖的美景,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这一天,万恶的病魔迫使他不得不在那阴霾蔽日的日子里含冤与世长辞了!从此我们失去了从小陪伴我们长大的、慈祥可亲的、可敬可爱的公公,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陨落了一颗巨星,还差两个月不到便将是他老人家七十七岁的生日。

18.学问太深

王开于是豪情顿起大笑三声,先一抱拳对谭敬表示敬意,随后大声宣布:“我认为今天是和局,不存在输一半的说法,啥人有意见吗?”这个时候不要讲没人会有异议,即使有也不敢讲,于是一致鼓掌喝彩通过。郭小毛一颗吊在半空中的心也终于平安落地。这天这场比赛虽然只有一口,但这一口双方皆有王者之风,打口之重,结果之惨烈莫说这辈子,就是古谱上也未有之类的记载,是一场精彩绝伦的世纪之战。谭敬与王开化干戈为玉帛,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在谭敬的教化指点下王开带领斧头帮转行介入正道生意,逐步脱离了打打杀杀的日子。这段江湖上不打不相识的传奇故事,一时间传为坊间街头的美谈。

这天散场后谭敬请客吃夜宵,去谭府的几位客人里除了万墨林、王开之外,还额外邀请了玻璃金背虫王刘老板、监板郭小毛及几位市级棋子一道作陪,开出两瓶陈年茅台酒,圆台面请上一大桌山珍海味。酒过三巡,谭敬发表感叹——玩虫一輩子,自以为懂虫识虫,实际上还是差得远,蟋蟀的学问实在太深,学到老也学不了啊!王开是不懂虫的人,这天酒也有点多了,抓住刘老板一只手问,你这只什么玻璃金背斗也没看到斗,只一口就变成残废了,这个就是虫王?刘老板是正宗倒霉,本来是想人无横财不富,过来捞一票就回安徽,谁能知道搭上了王开这尊凶神,今天这口圆台面上又数他混得最差,顿时吓得支支吾吾脚骨发抖有点坐不住了。

谭敬见状一把将王开的手抓回,耐心解释道:“刘老板这只玻璃金背是正宗宗的虫王,尤其好在一副乌钢牙,这个一口看上去是双劲夹,实际上因为两只虫王事先用虫须较量过三秒钟,等于已经在平夹里斗了几十口互相试探过深浅了,蟋蟀这个小生灵非常聪明,试探完就知道今天冤家碰头了,达到元帅级别的蟋蟀都是宁死不屈的铁打好汉,即便知道不敌也会十口合成一口,绝命一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今天两只虫王试

探对方后红牙青发现没有把握取胜,于是它先发出绝命夹,牙齿是玻璃金背硬,一拼口两虫同时发力,铁砂红牙青牙齿立刻报废,整口面孔一裂为二,金背吃亏是六足短牌价小,脚刚度也不及红牙青,这口重夹的冲击力不得了,根本不是一只正嘴蟋蟀的硬件可以承受的,于是半身全部报废,变成只能打转无法进攻的局面,今天的这一局可能是

近代虫侠传奇录

袁立



前无古人,或许也将是后来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咱们有幸能亲眼目睹全过程,也不枉玩过虫了。”

说完仰天大笑,豪兴大发,吩咐再上两瓶茅台酒,与在场每个人敬酒干杯。刘老板被解围后感激涕零,今天算见识到了上海滩一流人物的大气胸襟,佩服得五体投地。这顿老酒喝得开心,正好郭小毛在场,谭敬借酒兴揭开了一个无人知道的惊天大秘密,这个秘密郭小毛、“张聋彭”等人只知前半段,后半段绝对无人知道,今天终于要由谭敬自己来揭晓了。是什么惊天秘密?

原来去年郭小毛将老纪认定的虫王看作花色虫,因为这只是红头!红头基本上是不出的,对!但是出起来凶天凶地,小毛错了啥地方?错在了时间上。早秋确实是红头,但是这只红头不一样,它会慢慢泛色,泛成黑顶红盖,一万只红头不会泛色,不泛色的就是废虫,故而讲十红九不出。而且中国文化信奉的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总是会有那么一只不按套路出牌的妖怪蟋蟀君临天下,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凡人只可敬畏不可妄议。如何预测红头会不会泛色?这里面有个诀窍,这个诀窍是吉满堂传授给纪宏宝的,并且关照他绝对保密。

吉满堂是八旗子弟,从小就上手花鸟鱼虫,有一年把他爷爷的大将军正青白牙偷出来,与坊间一群小朋友斗虬仔,一个小朋友有只红头,连斗十几只,一口一只,触牙即胜。八旗的孩子从小嚣张跋扈惯了,小吉嘴里一边嚷嚷“让开让开”,一边推开会成圈的小朋友,捧出爷爷的正青白牙准备扎记“台型”。最后这只红头与正青白牙算是交工,一个重口弹开,正青白牙满口流浆。